



最近國際事情評述

一 失業問題日趨重大

資

本主義的生產，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普遍，而感到生產過剩，同時，更因生產方法的合理化，而勞動者被排除於生產過程，購買力減低，生產更以過剩，於是造成世界經濟的恐慌，失業人數日以加多。

向來以財富誇於世界的美國，現在成爲世界第一的失業國，人數多至六百六十萬人、英國百八十萬人、德國三百萬人，世界三大產業國，這樣籠罩著動搖不安的氣分，到處有那領取賑濟口糧的麵包隊 (bread line)，長蛇似的擁立著。麵包隊的黑影愈濃，各國政府的影子便愈暗淡。英國勞動黨算勉強的避過了危機，德國的內閣則竟以此解散議會，訴之總選舉。事勢的嚴重，真未有如今日者了。

勞動黨之勝利，大部的原因是由於其所標榜的救濟失業問題的政策比保守自由兩黨得人信仰，也是因為失業問題在英國特別重大，長久以來，卒無解決辦法。但自勞動黨執政以來，失業人數，仍有增無減，最近竟超過百八十萬以上，因為這形勢的惡化，於是專任以擔當失業問題的湯麥士改任爲新置的自治領大臣，所遺國璽尙書則由哈得喧 (Vernon Hartshorn) 繼任，本是殖民地及自治領大臣的巴斯斐爾 (Lord Passfield) 則專任殖民地大臣，另外組織失業問題委員會，由麥克唐納自當解決的重任。但自藍卡斯脫公領尙書馬斯來 (與湯麥士共同擔任失業問題的解決者) 以對失業問題意見的不同而辭職，勞動黨內部左右兩派的衝突益爲顯著。勞動黨這

樣，內受左派分子的攻擊，外受保守自由兩黨的反對，形勢甚為岌岌。

但英國失業問題的發生半由世界經濟的恐慌，半由俄國中國方面商業的不振及印度方面的動亂，以勞動黨之力，要想積極的圖謀解決，到底是不可能。所以至多只能如現今投資十億元以修築道路港灣鐵道等的失業救濟計畫，消極的以謀失業人數的減少，這對於經濟狀況的改進是無所補益的。至如產業的合理化運動，雖是振興產業打開難局的積極政策，但是這樣，却使失業人數更多。所以勞動黨此時，只好希望於秋間召集的帝國會議中，來求解決，湯麥士之調任為自治領大臣，蓋即此意。不過這樣，勞動黨的政策，不免與保守黨內的帝國自由貿易派相一致，該派領袖皮佛勃洛克及羅查米耶是英國的報界大王，現正張著筆陣一齊主張移民於殖民地以減少失業人數。

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勞動黨，然而其政策，一面是保守黨的移民策，一面是自由黨的建設策，因此之故，所以雖在四面的圍攻中，最近（七月九日）對於自由黨修改預算的案，竟能在下院以二七八對二七五的三票的多數，保持了運命。這自然是食的保守自由兩黨內部和之賜。但是這樣，我們可知勞動黨之為勞動黨，不過一名詞而已。

德國同樣，也是為失業問題所苦惱，但現在失業人數已突破三百萬，要想積極的以謀挽救，談何容易，當此產業不振之時，所以實無從講到防止，只能消極的以為救濟。不過救濟也不容易。如現在所行的失業保險制度，係一九二七年時所制定，勞資兩方各出百分之五，以為保險費，政府這樣乃能每年支出八億馬克。但這是就當時一般失業人數八十萬人為標準而計算，到了現在，人數增多，政府的補助金便告不足。於是為補救這數，政府方面，遂謀所以增加保費比例。這便是穆雷內閣倒塌的原因，我們在第六期中已經有過記述。自穆雷內閣倒後，白留寧繼起組閣，一方面解決失業保險計畫，他方面有所謂官吏減俸案、獨身稅案等，都可以說是為失業救濟金設法。最近勞工部假定失業救濟補助金為一億六千萬馬克，而由此所生的政府財政的不足四億四千萬馬克，則由各方面徵取。但這個政策，為各黨所不滿。於是乃有七月十八日，以二二六對二一一通過社會民主黨所提出的不信任案，政府立即宣布解散議會，舉行總選舉。

美國自去年十一月經濟大恐慌以來，失業問題與產業不振是胡佛政府最重大的問題。胡佛的政策，非常樂觀，以為可由發展土木事業，以為救濟。如建築道路、堤防、鐵

道、船舶、及學校圖書館等公共建築物、開墾荒地、從事植林、發展水力電氣等等。因為美國有的是過剩的資本，不像德國樣要加新稅，這是不同的。但是雖然這樣，好景氣既然沒有恢復的希望，這究不是根本辦法。故一方面，為救濟農民，設立聯邦農事局，勸農民縮小耕地，在新農業政策之下，謀共同販賣組織的發展，以謀緩和生產過剩，他方面則澈底的調查財政情況，設立職業介紹所並制定失業保險。

因為不景氣及失業問題，日本是也在非常的困境，至以此叫出『經濟國難』的口號，失業人數，日有增加，已至四五十萬人，政府雖然高唱著緊縮政策，但仍毫無辦法。反之，因為事業的緊縮，致失業增多。而以合理化及市場的不振，物價跌落，企業倒閉，或者縮小範圍，裁減勞動者，以致罷工之事繼續發生。這種罷工，完全是勞動者的防禦戰，與普通對資本家進攻的罷工不同，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在這失業恐慌的世界，却有兩國不受這影響，那便是法國與俄國。法國反以勞動力的不足，從國外招致勞動者。去年入法者計十七萬人，今年截至三月，計三萬人，總計現今法國的外國勞動者，多至百八十萬。法國現在的

經濟財政，正達於飽和狀態，其國民所有的金額，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法國雖然負有很重的戰債，但以楊氏計畫，其所得之數，實償戰債而有餘。以是之故，如農村電化、科學研究所的增設、教育機關的改善、國境防備的完成等新計畫，得以著實實行。法國好像不感到世界恐慌似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則說起來是因為法國還是一個農業國，比較能夠自給，俄國也如同樣，所以能夠努力建設，失業人數比之去年減了一半，不過七八十萬人。

此時，想起了我們中國，因為向無統計，失業人數，不知多少，但其為數必甚可驚。近頃以來，因為連年戰爭，以及苛捐雜稅的壓迫，農工失業、商人破產，我們只須看土匪勢力的蔓延，即可知此問題的性質是非常重大。且在土匪隊中，儘有不少智識分子，他們也因為無事可為，於是挺而走險，加以共產黨的煽惑，所以現在的匪，與以前的匪不同，是更有了科學的組織，信仰的基礎，但是我們眼看著危機的擴大，却只有束手以待最後運命的判決而已。

二 蘇俄共產黨大會

第十六次全俄共產黨大會自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三

日而閉幕。會中之最可注意者，有二十九日共產黨祕書長斯太林的報告，分析最近俄國內部的情形，頗為詳盡；自然，其中所言，不全可恃，但俄國經濟的安定，這是大家所共認的。演辭大略有如左：

『現在資本主義各國是都在經濟的困難中，反之，我國的國民經濟則日有進展，失業的人數繼續減少，勞動狀態，日有改進，巨大產業，發達長成，而重要工業尤有增大，這樣，可說社會主義產業已有很大的進步。在他方面，以國營共同農場的組織，農業發達，使糧食的危機大部得到解決，農民的大多數，現在進行共同農場的組織，破壞富農的反對。現在，農業的總生產額，已比去年水準增至十一成三四分，鐵道運輸則比去年增多十九成三分以上。這樣，國民的收入，自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之二百三十億盧布而增加為三百四十億盧布，使過去三年間國民的平均收入增加一成五分以上，比較起英美德的平均收入額只有三分至八分者，可知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率是如何的高了。

『工業在戰前的比率是全部國民經濟的四成二分一、農業是五成七分九；在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工業為四成二分五、農業則減為五成四分八。但今年度，工業一

躍而為五成三分，農業則減為四成七分，兩者的關係相顛倒，這意義表示蘇聯正由農業國轉變而為工業國。所以俄國現在雖然沒有達到先進國產業發達的水準，但是我們由今後產業發達速度的增加，可知不論技術上、經濟上是不難達到先進國的水準，並且駕各國而上之。其間，有人說產業開發的速度應有緩和的必要的，他們實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我們現在要講蘇俄農業的發達。今年的播種面積已達戰前十成一分五，總收穫額則有十一成，若以穀物總收穫為標準，則已達戰前水準的七成三分，比之去年的五成八分，是大有進步了。而以工業的發達，尤與播種地域以良好影響，使總生產額超過了戰前的水準；例如棉三，甜菜十，比之戰前增至十八成二分八，亞麻十成一分，棉花總產額三成九分四，植物油則達於二十二成。現在蘇聯當面的諸問題，都是非創設近代技術的大規模的農場不能解決。因之在產業開發的五年計畫上，定好五年間國營農場之播種面積為五百萬赫克太 (hectare) 但是今年國營農場之播種面積已有三百八十萬赫克太了。到了五年計劃之第三年度，即明年度，就可以有八百萬赫克太，這樣，即在三年之間，就達到計劃所規定的

播種面積以上。又，五年計畫規定共同經營的農場，一年間要有二千六百萬赫克太的播種面積，但是今年却已超過規定，達於三千六百萬了。即五年計畫所規定的面積，現今在二年之間，已超過一倍半了。

「現在，人口的增加達於三百萬，且總人口的六成二分五，都是能够讀書的，但這在戰前不過總人口的三成三分。我們知道義務教育誠有實施的必要，但在各方面要達到此目的，則黨的努力可決不容易。我們一定要戰勝許多困難，始能達到云。」

斯太林的演說以外，則七月六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馬洛托夫關於國際政治的分析，雖然是以共產國際爲立場的所見，但亦值得我們的注意。

「現在全世界都感著經濟的危機，世界的貿易額顯著減少。在許多國中，批發價格雖然大爲低減，但生活標準却毫不下落，勞動者的實質工資是比戰前更低，因之購買力下落。最近以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失業人數多至千七百萬，現在已超過二千萬，且更有增加的傾向。

故由這世界的危機，使外交關係非常惡化。即在一方資本主義國家間，締結了許多商業上的國際協定，尤其如德法兩國間亦有此種協定的締結。他方則擁護本國市場

的傾向，日以增大，保護貿易主義的勢力非常強化。關於這點，美國的提高關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英國則爲建設英帝國關稅城壁的運動，正大有展開。而歐洲大陸對於此種運動進行最激者則爲法國。如汎歐羅巴主義的思想，其第一步實際的方策，即是謀建設以法國爲盟主的歐洲關稅同盟。

「又，英美兩國的衝突，現在是日漸增大，正向著爭奪世界霸權的決定的鬥爭而進。因爲英美兩國的勢力是分布於世界各大陸的，所以比前次世界大戰更巨大的新戰爭的時機，是刻刻的逼近前來。而在同時，世界恐慌的背後，革命運動又漸次擴大，現在正靡漫於印度、中國、南美、非洲、巴勒斯坦等地。印度的動亂，已擴大爲罷工的鬥爭，有革命的工會的組織。這運動的指導，在印度尙是沒有，故印度共產黨的創立實爲必要。至於中國，革命運動正在困境，但其中爲蘇維埃勢力所及之地已有十九，並有紅軍十四軍及其他別動隊。

「社會民主主義爲維持資本主義國家的秩序，建築防護國家主義的城壁，是比從前更公然的與資產階級相聯合了。在目前，我們的根本任務，便是怎樣以使大多數的勞動者爲我們的勢力。對於勞動大眾，我們如欲增強

其勢力，則應當由組織把他強固起來。我們的黨，在倒壞杜洛斯基派之後，最大的危險是右派分子的存在，所以對於右派的鬥爭，應該繼續下去。總之，世界恐慌在勞動階級看來，是展開著光輝的前途的。」

這是馬洛托夫演辭的大要。中國的紅軍已有十四軍了，我們知道這軍力是土匪流寇及遊民無產者的結合，共產黨現在利用他們，在將來以其遊民性的暴露，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失敗是必然的要到來，但是當此之時，兵匪滿地，國計民生，却大受毀壞。流寇盜匪勢力的發展，為歷史上每個王朝趨於倒壞時的現象，關於這一點，是願當局加以深深的注意。

在這次會議中，共產黨舉行選舉，計新監察委員百八十七名，新中央委員會委員七十一名，候補六十七名，在中央委員中，除斯大林、馬洛托夫、加里寧、伏羅希羅夫、(Voroshilov) 魯士太克 (Rudzutak) 米科揚 (Mikoyan)，古伊皮希夫 (Quibeshet)、耶可武來夫 (Yakovlev)等幹部派分子外，右派反幹部派領袖如列可夫、托姆斯基 (Tomsky) 布哈林等都在其內，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新中央委員於被選後，即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新政治部員，右派反幹部派領袖列可夫仍舊當選，其名單如下：

新政治部員——新太林 加格諾維去 馬洛托夫

加里寧 伏羅希羅夫 基羅夫

列可夫 古伊皮希夫 魯士太克

科雪爾

候補——米科揚 寶巴 蒲特羅夫斯基

安特來夫 雪爾查夫

新秘書局——斯太林 加格諾維去 馬洛托夫

巴曼 普斯的希夫

秘書長——斯太林

三 萊茵撤兵完了

六月三十日，法國完全撤去萊茵駐兵，從此德意志共和國十一年來淪於外敵的國土，恢復了自由，德人以此而歡欣慶祝是應當的。但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則萊茵撤兵的意義殊不在此，我們所當注意的是歐洲局面，由此有了更新的機運，德法關係上所遺留的敵愾，能夠一掃而盡。這實是西歐歷史上畫一個新時期的日子。可是萊茵撤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我當此重大的日子所要記述的。

由凡爾賽條約的規定，萊茵駐兵的區域與撤退的日期，分為三期，但可以延期，也可以再駐兵，並且關於限期未

到前的撤兵，也有附帶的記載，本是具有伸縮性的。這三時期，大體如下：

第一期——科倫 (Cologne) 區域 (五年後撤兵)；

第二期——科白倫斯 (Coblence) 區域 (十年後撤兵)；

第三期——梅英斯 (Mayence) 區域 (十五年後撤兵)。

最初，英軍駐科倫附近一帶，比軍駐阿痕 (Aachen) 以北地，美軍則駐科白倫斯，但在三年半後，即撤駐兵，代以法軍，這樣，法軍實佔有自梅英斯區域起包括巴拉丁乃脫 (Palatinate) 直至科白倫斯一帶之地，是一個很廣大的地域。

但是當第一期撤兵還沒到期，法國更派兵進佔魯爾，這樣，無異在撤兵的三時期上，又加了一時期，即魯爾撤兵。當時因為法國政變，魯爾占領的主動人物樸蔭開雷內閣倒壞，接著締結倫敦條約，有解決賠償問題的道斯計畫，於是在一九二五年法國撤去魯爾駐兵，但是魯爾問題雖告解決，萊茵撤兵問題依然是歐洲政局的難關。這問題的解決，其第一步便是羅加諾條約，約中關於撤兵的規定如：

一、第一期撤兵區域科倫地方的英軍，自一九二六年

一月移其戍地於維斯巴頓 (Wiesbaden)，該地撤

兵即告完結 (但已比條約所規定的期限遲過一年

了)；

二、關於第二第三占領地帶的駐軍減少至某程度。

三、其他一般占領規定亦大有和緩。

但這只是和緩而已，萊茵最後的撤兵依然沒有解決。於是乃有去年八月的海牙會議，其結果所遺成的兩協定——代替道斯計畫的賠款協定與萊茵撤兵協定——即把第二第三兩期的撤兵，併而為一的加以解決的。協定規定：

一、萊茵撤兵自一九二九年九月開始，

二、英比兩軍的撤退並法軍之退出第二占領地，定三個月內畢事；

三、法軍之退出第三占領地域，規定於楊氏計畫實施後，即速實行，但至遲不得過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

以後，第二期撤兵區域全部的退去，即照著規定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無事告終，而第三期撤兵區域則於六月三十日亦告終結。這樣，萊茵地方乃在休戰後十一年的今日全部得到解放。

與萊茵撤兵有關，有幾樁事使我們應該注意的，便是五月十七日。這一天賠償會議所決定的國際決算銀行，實行開幕，而法國總理泰爾狄的下撤退萊茵第三區域駐軍的命

令，也在這一天。正當此時法國外長白里安則關於歐洲經濟聯邦致電書於各國。這歐洲聯邦的組織，其在政治方面，不消說是與萊茵撤兵有極大的關聯的。德法關係，自一九二五年以協調外交勝利以來，始漸漸有了妥協。故爲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安定，斯脫來斯曼雖已長逝，主持協調外交的德法兩外長或者仍能繼續其政策不變罷。但自法軍退出萊茵以後，當地的親法分子及分離派即大受壓迫，法國至以此提出抗議，雖然法德關係之不以此而受影響，是很明白，但究竟是一種遺憾呢。

四 西門委員會報告發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英政府因印度統治的改革問題，任命西門委員會 (Simon Commission) 以當調查考察之任。該委員會共計七人，保守黨四人、勞動黨二人、自由黨一人，即西門 (Sir John Simon) 爲委員長。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到孟買，周遊特里，加爾加答，麻打拉斯，拉霍爾各地，至三月底而去印。當時，印人以無委員參加其間，反對甚烈，至罷市以示其決絕之意。二八年十月，該委員會第二次來印度，至二九年四月，始視察完畢而歸英。西門委員會兩次調查的結果，於是乃有所謂西門報告，這與一

九〇九年的穆來·明士改革案 (Morley-Minto Reforms) 及一九一八年的蒙塔古·查爾斯福改革案 (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實爲印度自治問題上的第三個紀念物。

西門委員會的報告第一部發表於六月九日，二十四日所發表者則爲第二部。第一部是其所調查的事實，第二部則爲其所提示的改革計畫，當第一部發表時，即爲印度人民所反對，而於第二部則攻擊尤力。如該改革計畫之所言，印度國體在最後應當是聯邦組織，則如今日的政治運動，立即要求獨立，殊未免相去太遠。至謂以憲法上的變更，不論是 British India 或 Indian State，印度全體要當是一個英帝國內各邦的地位，這也有考慮餘地。講到印度聯邦，則其組織當然不能即以現在的州爲單位，應先設立畫界委員會，釐定各州境界，但此事實行可不容易，因爲印度除大小無數的土人王國以外，單就所謂英領印度部分以言，便有面積百萬萬哩，分爲十一州，其中緬甸誠然是應與印度聯邦分離，但仍有十州。這十州中，人種言語宗教都極複雜，現在的境界，本不甚妥，但究竟怎樣纔好，這恰如戰後的民族自決主義，非常困難。

報告又謂各州知事應當使之居於本地「主婦」的地位，廢

止現在那樣的二頭政制，而爲州自治制，並增加州參事會人員，擴充現在的選舉權，自二分八至一成左右。但是這樣，州參事會就未免等於諮詢機關，非印度人所能贊同。報告謂現在的立法議會當代之以人數二百五十至二百八十的聯邦議會，議員選舉不由選舉區制，而以比例代表制由州參事會選舉。但是聯邦議會若仍如現今的立法議會，不過一備總督諮詢的機關，沒有約束總督行動的能力，則到底毫無意義。又關於國防問題，西門報告謂印度的國防不只是印度的問題，而爲『極重大的英帝國的要素』，即在將來，要謀脫離，實不可能。這樣，報告對於印度雖稍表示讓步，但至多許印度自成一聯邦組織，到底還須受英國的統治，以與現在甘地等所要求的完全獨立，固相去甚遠，實在，即如自治領也還够不上。

因此之故，印人對於西門報告非常不滿，認爲是一種侮辱。惟回教徒，因爲在印度是受印度教的排斥的，態度不同，表示條件的贊同。至於英國各黨，則保守黨大體表示同意，而勞動黨則恰相反。結果如何，我們現在殊不能說。至於印度，則自甘地被捕以後，各方面雖繼續發生動亂，然究不足以動搖英國的統治，若謂和平抵抗，以待英帝國主義的自己覺悟，則俟河之清，不知何時。據最近消息

，英政府已表示可以和平商議，派員至獄與甘地接洽，但爲甘地所拒絕。在這期間，英帝國會議及印度圓桌會議，便將在秋間舉行。我們只有待至那時，以看局勢的變化如何了。

五 安南的革命運動

除印度、埃及、巴勒斯坦、朝鮮等的動亂以外，我們在報紙上也常見到有安南的革命運動，以及革命志士被槍殺逮捕的消息；但是斷片零簡，卒無由知其詳情。不過帝國主義者雖是怎樣隱蔽，而近年來殖民地的不安，已成爲普遍的形勢，這是我們可以看取的。安南也如這樣，但我們現在只能略述一點其與法國的鬥爭及近來的形勢。

安南向來是我國藩屬，其與我國脫離關係，則在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我國軍隊雖然得了勝利，但在天津，有名的媚外家李鴻章却已訂好賣國的中法條約，這是官僚誤國史之一，在講安南革命運動時，我們所當緊記的。自此以後，安南遂隸屬於法國總督督政治之下。法國的統治，自然是非常嚴酷的。白人等於天驕，土人無異牛馬。一切權力都在法人手中，雖然王室貴族有任爲上級官吏者，但都是名譽職，沒有實權，不過法人統治安南的工具。所以

安南人民，凡屬稍有血氣，莫不異常憤慨。

反抗運動的發生，最初自然是一切權力為所剝奪的安南王室。然自五世育德帝以反法之故，為法人幽禁起來，絕食而死。繼立的六世協和帝，七世建福帝，都因不能聽命法國，為所毒死。其後八世咸宜帝則為法國流放於非洲荒地。九世同慶帝算倖保了位置，十世成泰帝，十一世維新帝，都因懷抱反法思想，流於孤島。十二世啓定帝在位十年，無事而卒（一九二五年），現今保大帝（年十七歲），遊學巴黎，蓋自法國吞併安南以來，四十餘年間，帝位更迭至於八世，其內幽禁、毒死、流放者多至六帝，同慶啓定兩帝僅倖得保祿位。對於王室，殘暴酷虐尚如此，其對人民，自可想見了。

這樣，法國對安南的統治，厲行絞殺政策，武力壓迫，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而因其對王室的殘暴，故最初的革命運動是保主義的結合，他們本著忠君愛國的義憤，組織安南國民黨，祕密活動。但自其領袖潘佩珠被捕，現在勢甚渙散。不過他們在安南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民間，却是思想的中心。這一派之外，現在以法國遊學生的回國，及我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在青年學生之間，勃然發生了一種獨

立運動。這是以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目的，與前一派之抱君國主義者不同。到了最近，則以俄國革命的影響，並有共產主義的勢力發生出來。

當此之時，各派活動，在法帝國主義高壓之下，自然只有祕密的；以是之故，其中情形，多非局外人所能知。而法帝國主義則惟恐獨立思想的普遍，亦掩蔽禁絕，非常嚴密。書報出版物，凡是足以刺激獨立思想者，都不准出版，或者輸入。如我國的教科書雜誌，即常受其扣留。同時，對於外人的入境，則檢查留難，備極煩密。因為在安南各地，我國華僑為數頗多，法帝國主義者既對之課取種種重稅，肆行壓迫，復利用安南人對我的民族觀念，挑撥其間。因此我國華僑，其在海外，既受帝國主義統治者的壓迫，復遭土人的憎視，含苦忍辛，實最可憫。他們渴意希望祖國之強，而卒連年內亂，反祖宗廬舍，都蕩然以盡，如閩如粵，匪軍遍地。會無人一思海外華僑，乃我同胞，南方之民，自昔都誼等兄弟，我不援手，尚有何人？寫到這裏，真不禁擲筆長嘆！

——記者——

